

随笔·乡村纪事

雁鸣声声

□郎纪山

深冬时节,野地里、路旁沟边衰草铺展,少了虫子的唧唧鸣叫。树上的叶子早已脱光,光秃秃的枝丫戳向天空,在寒风中呜呜地叫着。麻雀一类的留鸟蜷缩在枝丫间,没有了往日的喧闹。

乡间,沉沉的冬夜静得很,唯有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的轰鸣声传得特别远。不经意间,天空中传来一两声“喂嘎——喂嘎”的鸣叫声。哦,大雁来了。

这是久违的声音,如同漂泊异乡的游子突然听到熟悉的乡音,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往日温馨的时光里。

小时候,冬春季经常看到天空中的雁阵。立春过后,麦苗抬了头,满眼都是绿。那时,田里不施化肥、不打农药,更不打灭草剂,生长着很多野草和野菜。实际上,野草和野菜的区分并不是那么清楚,只要能入口的都是菜,像面条棵儿、荠荠菜、毛茛菜、灰灰菜等都属于上品。而青蒿、猪食棵儿、小虫卧蛋一类的,因为味太苦,一般很少吃,只能喂猪喂羊。放学后,伙伴们提着篮子,拿着小铲子,迎着夕阳,沐着春风,一路上追逐、打闹着向麦田里走去。

伙伴们低着头在麦田里觅寻野菜,忽然,辽远的天空中传来“喂嘎——喂嘎”的雁鸣声。伙伴们都停住了手中的活计,抬头望着从南边飞来的雁阵,扯开喉咙齐

声喊叫起来:“大雁大雁排成溜,后头跟着恁大舅。”飞着飞着,雁阵变换了队形,成了“人”字形,大家就又齐声喊叫起来:“大雁大雁推小车儿,后头跟着恁一家儿。”直喊到雁阵“喂嘎”着远去,成了黑点才罢休。至于为什么这样喊,我想,大概是喊叫着顺口吧,实在没有必要去考究。

大概是1971年的冬天吧,天格外冷。腊月,东北风连着刮了好几天,刮着刮着就下起了小雨。雨搅着风,风搅着雨,到了夜间,气温急剧下降,雨一下子冻成了冰,地上光溜溜的,树的枝干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大风吹过,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很多电线杆也因受冻变脆,被风刮断了。坡里朱村一户人家当天办喜事,户主要到七八里外的镇上赶早集买东西,他起了个大早,行至坡里,见一群大雁冻僵在地里。心想,正发愁肉少哩,这下可好了。随即放下篮子,把散落在地上的大雁拾掇在一起,转身回村准备找辆架子车拉回去。当他急忙忙折返回来的时候,大雁不见了,只剩下几只冻死的,好不懊恼。

原来,大雁因落雨翅膀上结了冰,飞不动了,就落在地上。被人拾拢在一起后,相互取暖,翅膀上的冰凌慢慢融化,就一个个飞走了。

有长者说,大雁可不是一般的鸟儿,灵性得很,最好不要去伤害它。那雁阵中的头雁是由老雁担任的,弱小者都紧跟在

后面。一路飞行,头雁不停地鸣叫着,那是在鼓舞同伴们不能掉队,要同行同止,这是鸟之仁心。这种鸟雌雄相配,从一而终,至死而孤,这叫重情重义。雁阵中,老雁为先,壮雁不超,这是一种礼让。雁阵不时变换队形,老雁交替居首,或“一”字或“人”字,前者为后者辟路;落地憩息时,总有“哨雁”值守,这是近乎人的智聪。冬来春去,年年如是,从不爽期,这也算是守信。

还是听老人们言说,过去,我们这里农闲时,常有打野味贴补家用的,但不打大雁。可就有的愣头愣脑不信者。北舞渡大坡,方圆几十里渺无人烟,常有大雁停留、憩息。临狄青湖的村子里有一个打猎的,一只眼,外号“独眼镜”,遇啥打啥,大雁自然也不放过。一日下午,他背一长杆“火铳”到坡里打猎。转悠至狄青湖,伏在一堆堆处,囤药装弹,架枪瞄准,扣响扳机,只听“轰隆”一声,枪弹竟在枪膛里爆炸了。大雁惊叫着飞走了,人炸得血肉模糊……

这个故事,至今仍在我们这一带流传。印象中,自20世纪80年代末到2010年左右,我们这里很少见到大雁的踪影了。听不到“喂嘎”的雁鸣,看不到排空的雁阵,总使人感到莫名的失落。

好在几年前又听到了雁鸣,尽管稀少,也是很令人快慰的。

诗歌·紫陌红尘

乡村慢时光

(组诗)



□尹文阁

叙述

雪花,光线
从雾蒙蒙的天空中斜下来
院落里
树上潮湿的枝条晶莹起来
一只单身的鸟,灰白相间
在清晨旋起灵巧的身子
在一根长长的枝条上跳来荡去
偶尔,会斜着翅膀
做出一个个滑翔的姿势
慢慢地贴近地面
略带一丝轻若鼻息的微风
划下一个弧圈
悄然飞落在我面前
它垂下双翼,机敏地发现
撒在地上的一把谷粒
眼含惊喜与感激

这时,我往往会屏息凝目
唯恐惊扰了它片刻的安逸
像栖息在枯柴上的一瓣雪花
静静地
遥望着更远更深的青色
倏然,一阵酸楚
从我的心头涌出
仿佛抵达了真实的区域——
原来生命
与贴近地面的一些事物
那么紧密……

漂泊

稻禾和畦埂
分割着田野,缓缓走向
时光的祭典。来自家乡的烟缕
词语一般凄凉
落日隐没土里
漂泊在天堂的父亲,一边流泪
一边数着秋天的星星
——说它是世界的边缘
月光下的院落里
痛苦正弥漫
“父亲……”
我血液里
这悲怆的风尘源于你源于梦
——因不说而更加汹涌

远了

春天远了
争抢地盘的油菜花,远了
蜜蜂掠过大地翅膀,远了
路边的放蜂人,远了
从明天起,我要一遍遍数着
那时的小草、枣花、山坡和河流
慢慢地回味生活
慢慢地等湿漉漉的鸟鸣和云朵
占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慢慢地等春天
将蜜蜂蝴蝶和油菜花
一一点名

小说·百味人生

滴溜的婚事

□旭日

“独眼婆,铨榔头,舌头尖上打滴溜。”这是在俺庄流传了几十年的一句俗语。谁编的说不清,反正一句话把滴溜一家人的名字都编排上了。独眼婆是滴溜的娘,舌头是他爹,铨和榔头是他两个哥。据老人们说,滴溜的爷爷解放前带着舌头流落到俺庄,不久舌头娶了同是流浪人的独眼婆,婚后接连生了三个儿子。滴溜出生那年正赶上“吃食堂”,滴溜的爷和爹先后撒下他们去了,母子四人孤苦无依。长大后铨和榔头因为家境困难,娶妻无望,先后都“倒插门”了。

滴溜虽说没受过什么教育,但脑瓜子活泛。在长期对抗饥饿的过程中,他练就一手绝活,就是徒手下水摸鱼,包括逮黄鳝、泥鳅和老鳖。

滴溜长大了,他知道自己的家境差,不好寻媳妇,就及早下手。庄上有个外号“大排场”的,擅长说媒,三里五村经他促成了不少姻缘。滴溜十六七岁就开始在他身上打主意,常常下河逮些鱼、黄鳝之类的送过去,还时常用卖鱼换来的小钱给大排场买大前门烟。大排场受多了滴溜的小恩小惠,对滴溜的婚事也很上心。

滴溜18岁那年,大排场一连给介绍了三个媒茬,都是斧子掉铨上——不砸凿(不咋着),人家女方听了情况介绍,连人都不见,家也不看。这时滴溜才认识到现实的残酷,不得不降低标准,他对大排场说:“我也不讲啥道儿了,是个女的、下雨知道往屋里跑就中。”

又过了大半年,终于有人愿意上门相家了。在大排场的撺掇下,滴溜娘儿俩把家里认真理料一番,又从邻居家借来方桌、椅子、板箱、新脸盆和茶瓶,还借了两盘茨子扎了两个粮食圈,并借来麦子和红薯干放进去。这天,女孩本家的一个



爷、一个叔和一个哥在大排场的陪同下到了滴溜家,初步观察后脸色还算可以。中午请人帮忙炒了六个菜,除了大排场和滴溜作陪外,还请了两个会说话、酒量大的陪客。事情是叫滴溜自己给弄砸的。宴席开始后,当大排场示意滴溜起来倒茶时,他一只手提着茶瓶给客人倒水,另一只手却插在裤兜里。大排场提醒说:“俩手!”滴溜说:“一个也没事。”滴溜是“挠粪堆鸡子——没上过琉璃大殿”,女方客人的愠色他也未察觉。随后,当大排场要他起来敬酒时,还特意提醒他用双手,谁知他又是一手提酒壶,一手插裤兜里,并且先从他身边的陪客开始敬酒,他以为只要把陪客伺候好了,陪客自然会卖力为他成事的。这位陪客反复推辞,要他先给客人敬酒时,他却不在意地说:“都一样,都一样!”女孩的爷终于发作了:“算了,感谢盛情款待,酒足饭饱,告辞!”

事儿黄了,关于滴溜的笑话也传开了。村里人看到滴溜就取笑他,故意大声说:“都一样,都一样!”哭笑不得的大排场把滴溜熊了一顿,在给他补上一堂礼仪课后,又继续为他的婚事操心了。

滴溜21岁那年春上,在大排场和村里几位热心人的共同操持下,终于把婚事办了,女方家是30里开外的山里的。

结婚头三天,家里热热闹闹的,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三天闺女回门,媳妇毛英跟着娘家人走了。晚上,不停地有人从滴溜家往外搬东西。当第六天毛英从娘家回来时,还以为进错了家门呢!因为家里的方桌、椅子、板箱、大床等都不见了,麦圈和红薯干圈

也没有了!当独眼婆颤颤巍巍拉着她的手、眼泪汪汪地说,那些物件都是借来的时,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哭昏了过去。当邻居们跑来,大呼小叫,又掐人中又喷凉水把她弄醒时,她愣了片刻,突然站起身,朝着院里的大柳树撞了上去,人又昏过去了。

毛英住了几天医院出来,非常决绝地回娘家了。滴溜去叫了三趟,都被毛英及族人给骂个狗血喷头。他们的短暂婚史宣告终结,本来他们就没办结婚证。

此后一年,尽管大排场还是不厌其烦地替他物色,成了众人笑料的滴溜却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越来越打不起精神了。

这时候,农村大集体解散了,土地实行家庭承包。同时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大排场的二女儿慧琴的丈夫又死了。慧琴个头不高,很俊俏,高中毕业,聪慧能干。最初嫁给一个煤矿工人,谁知结婚不出一个月,男的就在一起矿难中死了。这年春上又嫁给一个民师,哪曾想结婚不足两月,男的又一头栽倒在课堂上不行了。结了两次婚都没留下根儿,“妨男人”的慧琴回娘家生活了。

滴溜承包了村里一个大水塘养起了鱼。他心无旁骛地操弄他的鱼塘,一年下来,有了丰厚的回报。当大排场信心倍增,要继续给滴溜介绍媒茬时,滴溜却托人找大排场提亲,说他与慧琴情投意合。大排场当即恼了,一口咬定:不可能!但令人意外的是,第二天他竟想通了。

婚礼当晚,大排场喊滴溜陪他喝酒,俩人一下子喝了三斤白酒,都大醉。滴溜睡了一夜一天,大排场睡了一天两夜。